BS
1548
K82
1789
V.1

宗伯關晉軒先生手定

士林彝訓

端溪書院梓

序

物萬而靈以人民四
而貴以士夫非戴圜
履方被服都雅遂與
跂行喙息者殊也夫

非富見聞妙詞翰爲
華膴資遂與爭常力
作心計者異也天有
顯道聖有謨訓物所
弗喻民所弗能惟於

士乎屬焉循其訓乃可謂士失其道無以爲人實行其可不修正學其可不講乎三古以還養士之厚造

士之勤至於今而莫
尚蓋郡國立學始於
漢而縣邑未之聞成
均增額始於唐而州
鎮未之徧宋立三舍

興書院至明乃中府州縣學之制置廩增附生之員專提學典試之官而定鄉會歲科之例視歷代加詳

焉然猶未爲極盛也我

朝化成天下邁古獨隆僻壤遐陬靡不興學庠序所育毋慮數十

萬人而各省學臣又
特優以節鎮大僚之
體其養之也厚故所
萃者益多其造之也
勤故所司者益重然

則士生今日所以篤
學力行無負上天前
聖所付屬而仰答
國家樂育之恩者宜何
若也使者恭膺

簡命視學粵東
天語諄諄以振士風嚴士
習爲要務繼又疊邀
宸翰諭令臣榥以實爲之
蓋以治教翔洽百有

餘年人或視爲故常
怠於奮起而嶺南山
水雄奇人物儁異第
恐舍實德而事虛文
今者星軺所至十郡

三州之士亦既聚而
甄別之矣其間行誼
修飭固自有人而浮
華者流亦所不免吾
竊怪其旅進旅退濟

濟彬彬而未盡知所
學之何事也且使者
之訓多士亦屢矣四
子之書懼其徒以爲
文也用輯制義正宗

風以因文見道之指每一按試又必次進而丁寧誥誡之論文者十之三論行者十之七凡以開其為此

而禁其爲彼也多士
聞之其果反而自勵
否歟如尚未能則毋
乃所云求道於經傳
者驟苦其深而制義

又習而玩歟毋乃使
者之學行弗加修而
感人以言者淺歟夫
古與今無異道也聖
與凡無異理也往籍

所載或遞傳之我心所然或先得之程朱以來名賢輩出單詞隻義嘉惠靡窮其言則多平易近人之言

其事則無高遠難行之事視諸經爲易解於吾說爲有徵誠乃士林之彝訓也夫竊不自揆謹述平昔省

覽諸條以類相從並參臆說次爲八卷約以四編授剞劂以貽之斯蓋上體

睿衷大爲吾多士望也嶺

海之間金石珠貝材
木甲天下人首之魚
人言之鳥幾與橫目
者爭靈其農則勤而
疾其工則良而巧其

商則智而豪寧士而反無卓然樹立者乎夫士也苟思所以靈於物而貴於民則彝訓在茲尚聰聽而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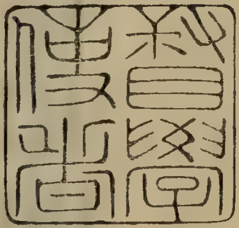
蹈之哉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孟夏朔日提督廣東

全省學政仁和關槐

撰



士林彝訓目錄

卷一
敬業上
卷二
敬業下
卷三
敦倫上
卷四
敦倫下

卷五
律身上
卷六
律身下
卷七
處世上
卷八
處世下

士林彝訓卷一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敬業上

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體認。敎一一周足。畧欠缺些子不得。朱子語類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士林所業。於衆獨尊。其事不越一身。而身所比附者倫。涉歷者世。皆必周知其理。以懋進其功。未有不修本業。可無負疚

於人倫身世之間者也。今愚纂述彝訓。特以敦倫律身處世爲綱。而又以敬業冠之。開宗明義。於是乎在。右述朱子語類一條。推本降衷。務期周足。蓋所以明必當敬業之由。而其語樸質顯明。易爲感發。殆有勝於閎議奧論焉者。則又全書引言之通指也。

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個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朱子文集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朱子語類

治心以學。所謂業也。勵學以心。所謂敬也。蓋德性問學。事本一源。故必不昏不惰。先以此心立正學之基。而後愈積愈深。乃以所學還道心之本。朱子所言。最爲簡切。學者讀此二條。可不謬於所嚮矣。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至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朱子語類

自詞章記誦之習深。凡聞以小學大學爲說者。罔不迂之。究之舍此二端。卽不足以爲業也。故仍引朱子語以發凡。而復採先正格言類次於左。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

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呂東萊文集

凡齋規一曰學禮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當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二曰學坐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盤靠背偃仰傾側三曰學行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走四曰學立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五曰學言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

細出聲。毋得吽喚。六曰學揖。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七曰學誦。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八曰學書。正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眞西山教子齋規

童蒙之規。每日清晨。諸生叅揖畢。學師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否。一應言行心術。得毋欺妄匪僻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後各退就席肄業。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每學分爲四班。每

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之。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之。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禀。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王陽明訓蒙條約

以上三條。皆論小學之事。東萊氏總論其理。指

趣已明。西山陽明兩先生詳定其規。工夫尤切。髫稚之輩。聞其說而不知。則所以養聖功者。父與師任其責矣。

凡學者有十戒。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辭博記誦爲能者。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已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文貌。專務虛名者。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聖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聖賢格言正論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

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唯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諸家小說。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塗人無異矣。十曰無恒。夫恒者入

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況學乎。在院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高汝白洞學戒

學者每日初覺。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旦起。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讀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日間言語行事。即

準於義理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旦晝牿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張楊園澉湖塾約

以上二條。亦論小學之事。而其立說較深。課功較大。則由小學以適於大學之路者也。學者少長以還。即宜於此留意。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二程遺書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陸象山語錄

予書法毎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遊於藝也。陳白沙文集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張楊園東莊約語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艸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張楊園東莊約語

以上五條專論寫字蓋小學之一端而近日童塾中所先務故因西山眞氏齋規之八而詳舉之至於篆隸之源流鍾王之法派今皆憖置不言將以培養正學非爲書家勸也

賈豎藏貨財儒家惟書耳當知寶惜吾每歲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列羣書其上以曝其腦若欲看必

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啟卷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每看畢一頁即以右手大指與點鹽指輕輕揭過故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或以雙指用唾挾起甚非珍重之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司馬温公誡子帖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污損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朱子童蒙須知

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讀書者。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捲可也。趙子昂書跋

以上三條。專論惜書。亦小學之一端。而學者往往忽焉。不知飲食衣裳。洒掃進退。猶宜敬慎以將。況古昔所傳之載籍乎。溫公名相。朱子大儒。趙松雪亦彬彬乎勝流也。皆不憚瑣屑言之。斯可以知惜書之爲要矣。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

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

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宏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朱子語類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學矣。陳白沙要語

以上三條。皆論大學之事。前一條。指陳切實。臚列分明。敬業之功。于是爲大。而敦倫律身處世之道。莫不備括於中。後二條。通論指歸。特以兼容衆善爲朂。蓋前條乃明新之準的。後條乃至善之梯階。先聖後儒。語如一口。學者舍此其曷以哉。

爲學之實。在乎踐履。苟徒知而不行。即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惟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又以格物致

知爲先。朱子文集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同上

以上二條。皆言大學之道。窮理爲先。非重知而輕行。乃序有不可紊也。今者右方諸說。既以小學大學挈其端。則敬業之中。固已總乎敦倫律身處世之要。然欲行其事。非窮理無由也。故自此以下。論讀書者特詳。

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黃魯直文集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呂東萊文集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陳眉公長者言

古人當困窮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胄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閒無雜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讀書眞天地間下流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清夜自思能無悔愧劉蕺山人譜類記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敎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饑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旣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脩。有子不知敎。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然則詩書之

業。可不竭力世守哉。張楊園訓子語

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魏環溪家訓

以上六條。皆言讀書之益。與不讀書之害。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多記性。少悟性。十五後。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前。使之熟讀。若年稍長。不唯不肯讀。且不能讀矣。陸桴亭遺帖

昔人云。凡事乘少年鞭功。事半功倍。年過二十。功倍而效止半矣。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

尚有明日。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徒至老大而傷悲。豈不晚哉。陳白沙要語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劉蕺山人譜類記

警心錄云。讀書須於五更清晨時用功。較之辰巳以後。幾倍有益。蓋平旦乃天地清爽之氣。最當挹取。昔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人於此時學。事事必精能。人於此時讀書。書必熟透。譚質菴心鏡編

以上四條。皆言及時讀書之益。與不及時讀書之害。蓋與前條並勸學之通旨也。至於讀書之法。則一以朱子爲宗。今具列於左云。

朱子讀書法。一曰循序漸進。按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若奔程趂限。一向趲着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

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二曰熟讀精思。按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二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所以不如古人。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脚。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

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三曰虛心涵泳。按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個意思。却將聖賢言語來凑。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如何見得聖賢本意。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四曰切己體察。按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

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五曰着緊用力。按朱子曰。寬着限期。緊着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甚麽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着緊用力之說如此。六曰居敬持志。按朱子曰。程先生云。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心不可放入無何用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心上病葢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程畏齋輯朱子讀書法

右條之目凡六乃朱子平日緒言而四明程氏搜集類次之者也考慶源輔氏所錄居敬持志

爲首。循序漸進次之。蓋以收斂此心。實爲從事於學之本。但內外交修。動靜一致。惟學而將有所得者能之。其在初學。恐未遽及。故今一依程氏定本。而更博採諸說。與此六法相發明者。附於左方。

少年爲學者。每一書宜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止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再則求其

事迹至於文物之類又作一次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時見識高遠則不必若是拘矣。蘇東坡文集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朱子文集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同上

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朱子語類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同上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許魯齋語錄

司馬温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不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劉蕺山人譜類記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者惟有常程不貪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寒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驟勤而遽怠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八條。皆論循序漸進之法。蓋務廣則志多荒。躐等則功不切。進銳則氣易衰。乃學者之大患也。知戒乎此。然後可語日新之益矣。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默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蓋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張子語錄

學者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然記不熟。則思不起。故書須成誦精熟。乃易於思索也。同上

讀書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

斂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

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

朱子語類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

是長進同上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

熟自家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

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

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

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同上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同上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胡五峯文集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會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呂東萊文集

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

耳。同上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閉目靜坐。養其神氣。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薛敬軒讀書錄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絶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同上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此。

更無別法。陳白沙要語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劉蕺山人譜類記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張楊園澉湖塾約

凡書隨讀隨解。則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開悟。若讀而不講明其理。雖所讀者盈篇。亦與不讀

者無異矣。是故教學工夫。必以勤講解爲第一義也。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詩書多讀。見識自生。文章頻改。精神自出。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十五條。皆論熟讀精思之法。葢讀者以理係心。不熟則不固。思者以心入理。不精則不通。而强記本於熟讀。明辨出於精思。節次相因。不容廢一。至於問難講解。又以佐讀與思之功者也。然講解在人。問難由己。苟不來學。固無往教之理。學者當並知之。

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楊龜山語錄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

處靜觀動。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朱子文集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翫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同上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

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然後飲。方有味。若不饑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朱子語類

讀書無別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個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個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個根來。同上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同上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同上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同上

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强揣量作意推求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氷釋矣　陸象山文集

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之眞村學小兒讀誦鬬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薛敬軒讀書錄

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同上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傷只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胡敬齋居業錄
邢邵云思疑書乃是一樂謂其能訂正也然疑處但當徐思愼勿遽改韓昶妄改金根貽笑千載豈可孟浪耶見文中有道舉者三字不能解疑爲誤字及查通考乃知唐元宗時立科凡習老莊列文者謂之道舉使爾時擅增一字即爲錯也昔人謂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信然哉柴虎臣論讀書

薣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李安溪觀瀾錄

以上十四條皆論虛心涵泳之法所謂虛者一則不執成心一則不矜創解而已杜元凱氏有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此則涵泳之道也

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二程遺書

爲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然此猶

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

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朱子文集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同上

看書果能設身處地章章句句切己會理自然透徹了悟與徒看註解者不同武叔卿論讀書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彭青浦木几冗談

士人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能浩然自得

陳白沙要語

學止於誇多鬬靡。不知性靈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同上

許魯齋設教。懇欵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方是有益。劉蕺山人譜類記

若是眞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蔡虛齋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陳眉公秘笈

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佔畢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費之歎。張楊園東莊約語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册。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

亦甚可恥也。蔡梁村示子弟帖

以上十二條。皆論切己體察之法。其法惟在反諸心以驗其所固有。反諸身以勵其所當爲。乃非記誦詞章之陋。且謂之切。則窮高極遠之弊亦可免矣。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

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朱子語類

人言讀書當從容翫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滚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同上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方得同上

以上三條皆論著緊用力之法此與虛心涵泳條語雖若緩急不同然所謂涵泳者乃從容於

問學之中。非從容於問學之外。要其當著緊用
力。無疑也。故此數條之說。正與前相足云。
程伯子在扶溝時。謝游諸公。侍側問學。程子曰。諸公
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諸公云。某等無可
行者。程子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二程遺書
靜坐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學者只要靜箇心。此上頭
儘有進步。同上
予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相對靜坐。予時未有知識。退
入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予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個氣象。此意最善。李延平語錄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朱子語類

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由讀書。又云。關了門閉了戶。把絕四頭路。正是讀書時也。何謂頭路。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頭路。須一切斷絕。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虛妙。

人品日高。文章日進。此爲善讀書人。朱子文集

立身之道。全在收拾眞種子。此種子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不從見聞而入。不因書史而得。須要將一切知見。一切情識。通行抹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如龍之養珠。如雞之抱卵。綿綿密密。下幾箇月至虛至靜工夫。庶可收拾此物。而頂立於宇宙之間。唐荊川文集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日常隨事鍊習。遊情雜念。盡行拋捨。潔潔淨淨。常要還此寂然不動之體。纔覺昏憒。即奮迅振發。纔覺懶散。即專一凝神。大慧從此生矣。

學訣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劉蕺山人譜

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騁其耳目智思而能有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歛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弗可失也張楊園東莊約語

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閒。聽覩不雜。心力益專。養德養身。二益均有。同上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唯主敬可以攝之。若勞攘之餘。初欲習靜。則抄錄寫倣。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張楊園澉湖塾約

人性多喜流動。而惡寂靜。坐不數刻。心未起而足先行矣。此學人通病也。昔金仁山以帶繫足於椅。足行而帶絆之。乃轉復坐。許白雲亦於門閾上加橫木。每

行至門。爲木所格。復轉靜坐。昔之先哲。皆於禁足一事極其留意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二條。皆論居敬持志之法。而諸條所說主靜爲多。或疑主靜之學。近於寂照坐忘。不如敬字之萬全而無弊。然敬者靜之精神。靜者敬之軀殼。世固未有不靜而能敬者也。苟主靜以讀書。夫豈異教之所謂靜哉

士林彝訓卷二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敬業下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二程遺書

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同上

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

此有何難。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於義理。陸桴山正本篇

以上三條。皆言學以通經爲要。葢讀書之法。前卷已詳言之。然使但言讀書。而不問所讀者爲何書。則其習之熟。而研之深者。未知果有當於敦倫律身處世之道否也。故特挈此條。以弁敬業下編之首。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

可以逐句看。二程遺書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薛敬軒道論

各經四書。註腳之註腳太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四書正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

脚太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之歎。薛敬軒讀書錄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卽泛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同上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胡敬齋居

業
錄
釋經小有不同。未爲大害。至於義理之本原。毫髮不容差互也。羅整菴困知記

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示人者也。漢唐始爲訓詁。止釋其字而不闡其義。宋儒變爲傳註。專主闡發義理。而孔孟之意。有十不得五者矣。王安石以經義取士。我朝因之。至變傳註爲講說。而相違轉遠。今日應試之文。則又變講說爲詞章。其於聖賢立言之旨。有茫然不知其故者矣。譬如賣乳者。初時眞乳也。宋

儒之傳註。則和之以水矣。若講說則水多乳少。至於時藝。則純水而已矣。故吾輩爲時文。不可翻閱講章。亦不可專主傳註。須澄心靜慮。先將經書正文。從容諷繹。務要將古聖賢立言之意。看得明白。然後以胸中眞見。發而爲文。則不期精而自精矣。王守溪論讀書

以上七條。總論讀四書諸經之法。葢辨門庭。知體要。求貫通。謹差互。數者其大端矣。敬軒守溪所論。期於尋味正文。次及傳註。不可泛爲講說所汨。尤足以砭近今學者之失。但守溪意猶在

時文而敬軒之學則不止此也。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用以慎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淡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朱子文集

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朱子語類

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同上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

決矣。同上

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陳北溪文集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

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先儒以爲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何待推。胡敬齋居業錄

以上六條。皆論讀四書之法。蓋表章四書。始於程子。而朱子章句集註或問語類諸書。推演發明。更無餘蘊。由是師儒所以造士。科目所以衡才。莫不以是書爲首務。誠以四子之微言。皆六經之要旨也。固陋之輩。尋章摘句。所見不出時

文。而敏博之徒。又以此爲童蒙諷誦之書。而忽焉不察。尚足以云學術也哉。

古者司徒之職。敎萬民以德行。必本於孝。蓋孝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此篇乃曾子述所聞於孔子。以詔後世。秉彜罔墜。有順無彊。學者卽是充之以周於事。而遡其原。可以爲成人矣。朱子孝經序

孝經至朱子始分經傳。去後儒之附益。而經復完。孝者。人心之所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言其義則始

於孔子。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俾服習而力行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豈小補云哉。眞西山文集

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之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湯潛菴文集

孝經一書始於事親終於通神明光四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不讀聖賢經傳之言萬世不易之道雖欲須刻離之而不得也陸稼書文集

此書之要在愛敬二字李安溪題孝經

以上五條皆論讀孝經之法四書而外厥有諸經而此經最爲切要先儒授論語畢卽以繼之葢五倫之本百行之原入德之先務也昔程子

論學制以爲武學宜增孝經論語二書夫亦欲
使赳桓之侶且知所向方也況其澤躬爾雅者
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
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
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二程遺書
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
只一箇字便是一箇道理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
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旣未盡經歷非

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 朱子語類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者皆臨時叅考須先看卦乃看得辭 同上

以上三條皆論讀周易之法易爲五經之尊廣大精微莫可涯量其學似難驟以語人然而有象有辭有變有占所以指天道者至明而言人事者至切學者觀之玩之擬之議之求諸一言

一動之間而日日積之而不懈其亦可以漸免於悔吝矣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程遺書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同上

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為一篇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為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

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祇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薛敬軒讀書錄

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同上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同上

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强通得亦未必是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矣　羅整菴困知記

以上六條皆論讀尚書之法依古以來言心言性言學莫不自尚書始蓋帝王立極之本原卽儒者自脩之準的也求之以實所益自多不然爭同異於今古之文角短長於鄭孔之義敝其精力無補身心亦何貴乎治尚書之有

詩須諷詠以得之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謝上蔡語錄

明道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

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同上

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閒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鄭夾漈詩論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

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明矣。范茂明詩說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誦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羅整菴困知記

以上五條。皆論讀詩經之法。學詩之益。夫子已屢言之。然苟習其辭而不反諸心。通其解而不推諸事。其益無由集也。上蔡所論。於讀法已得

大凡而夾漈以下諸家尤爲透切抑朱子傳序有云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嗚呼盡之矣

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二程遺書

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邵子經世書

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

用利矣。楊龜山語錄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同上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李延平語錄

朱子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

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朱子語類

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詳。經學者於義理親切。然記事多誤。同上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案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陸仲深經說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胡敬齋居業錄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傳之眞僞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於三傳者矣乃胡文定作傳則多用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汨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陽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羅整菴困知記

杜預春秋左傳序所以闡明春秋之義例者精而能

該所以闡明左傳之意旨者核而能周春秋左傳之理無餘蘊矣學人未能全讀二書者固當讀之即全讀二書者讀之尤能悉二書之微義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

以上十一條皆論讀春秋之法諸經傳註同異起自漢唐春秋則正經甫成三傳即多不合是以談趙二氏舉而空之而以獨抱遺經爲主後之傳者胡文定大義最明張氏洽汪氏克寬亦頗精審學春秋者當於此數家求之而其大指則已備於右十一條之說矣

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問。周禮

自是後一截事。朱子語類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同上

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

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貫通也。同上

儀禮疑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

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同上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傳疑。

安得盡同。但據本文解釋。同者自然脗合。異者不妨

并存牽强比附失之愈遠。同上

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鄭夾漈文集

禮記須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朱子語類

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不切於日用。若欲觀

禮須就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同上

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禮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證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也。如檀弓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爲當使之喪。或以爲不當使之喪。或以爲可反。或以爲不可反。如此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

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自餘諸篇不載姓名則遂以爲皆古之成禮也而一切强解而曲通之可乎項平甫文集

凌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剏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同異之辨絶將來之議乎衛正叔講義

以上十條皆論讀周禮儀禮禮記之法先王之制度典章備於三禮其註疏又最繁往往愈理愈棼不可究詰要之皆枝葉也至其根本所在

則六官爲之綱。六禮爲之紀。六德六行爲之質。
而毋不敬爲之宗。知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
知。行其所可行而闕其所不可行。此則學禮之
要也夫。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語
諸書。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
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
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
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五

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資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書卷浩繁。苐能加日積之功。何患不至。諺曰。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爲丈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爾輩勉之。歐陽文忠公語

右條乃論計日讀書之法。近人荒棄經書。每謂卷帙重大。文義紛挐。非歲月可得效。於是闒治

五經六經十三經者。卽色然駭之。不知治經之

難。在精通。在實體。初非讀而記之之可以爲難也。但不熟讀强記。則進此無以加功。故述文忠此語。姑以限年卒業。爲窮經致用之基。至其四年九年之數。卽或人事牽率。倘有未能。亦更加數年而已可矣。何至優游老大。竟爲枵腹之人耶。

程子言。科舉之學。與士人致功。宜將兩月讀經史。一月讀文章。此言經史與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將經史分功。謂讀經難。讀史易。宜四十日讀經二十

日讀史。詳觀其法。皆取分日致功。豈非以精專則易爲力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

右條乃論分日讀書之法。朱子之說。視程子爲尤詳。總以同屬當讀之書。專習之則有舉一廢一之虞。並治之又有忽此忽彼之慮。故惟分致其功。乃可並收其益。抑此實兼史學文章而言。非專論讀經也。因與上條程限畧同。故錄於此。而其專論讀史讀文諸法。則別著之。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

古今法亂制度理會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朱子文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朱子語類

先看語孟。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同上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胡敬齋居業錄

讀經之餘。次及於史。此一定課程也。其或聰明

之士。矜語博聞。豪上之徒。侈談雄畧。則以用心史學。而入於粗駁者有之。總以經術未深故爾。

今將論及讀史。而先述此四條。俾知史固不可不讀。而亦不可以驟讀也。

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當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却有不是底。敗者却有是底。二程遺書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同上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朱子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同上

史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

記得。上同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叅以史記。讀史記。當叅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許魯齋語錄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

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同上

以上七條。皆論讀史之法。其要在於據正理。得大綱。問辨以求通。練習以期熟而已。乃識卑者或祗拘成敗以論人。氣高者或至謬是非而斷事。是皆無所折衷故也。但取魯齋後說觀之。思過半矣。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

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薛敬軒讀書錄

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近世大儒朱子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願治之君倘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蓋明道術辨人材審

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其書之指皆本大學。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真西山大學衍義自序

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

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邱瓊山進大學衍義補疏

小學一書。所以明小學之道也。大學衍義衍義

補二書。所以明大學之道也。學者既治經史。則凡儒先語錄。傳記百家。皆可兼習而旁通之。而求其原本六經。囊括諸史。挈小學大學之要。闡心法治法之全。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惟此三書爲最。故今摭其崖畧。次於右方。至其讀之之法。一與讀經史同。不贅也。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觀而深考。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薛敬軒讀書錄

學者既明義理。勵德行。又當兼習六藝時務。以適於

用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若非平日習其事通之一字亦甚難言胡安定教蘇湖二州之士必兼時務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故士皆有實用今之學者大概虛談理道專事雕鏤之文而置六藝時務於不講及臨事應變茫然不知不能此朝廷所以有不得人之嘆而世俗視讀書為迂者此也茲願同人於窮經之暇各隨自家聰明材質專習一藝或能兼通諸藝更佳如禮樂射御書數及歷象兵刑錢糧治河之類必精研習練實實可以措諸事業不徒空談

其影響而已也。此皆經濟實學。凡我同人。已習者精而愈求其精。未習者宜及暇時研究。亦藏器待用之切務也。施虹玉塾講規約

此二條。言學者當習六藝時務以適於用。蓋六藝乃小學之文。時務乃大學之事。而其理則經史所該也。精研習鍊之。可以應務而有餘矣。故次其說於小學大學諸書之後。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薛敬軒讀書錄

賦者。富麗之詞也。莫盛於漢。賈誼相如揚雄。皆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故情意俱工。可謂盛矣。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則有風之義。兩都等賦。極其炫耀。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長門自悼等篇。緣情發意。托物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槩。則有比興之義。此皆古賦之最佳者。學賦者當取法於此。自然得賦之正矣。徐伯魯文體明辨

以上二條。論讀詞賦之法。蓋自經史而外。才人學士之所撰著。不越詩賦古文。而楚詞又賦之

祖也。讀楚詞者。率以幽艷求之。而此獨取其切實。則於賦可知矣。

讀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朱子語類

尙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子夏毛詩序則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嗚呼。詩之旨。寧有外於此乎。然而千古不易者詩之旨。

而不得不變者。詩之體。故漢魏之詩。不同於商周。而唐宋之詩。又不同於漢魏也。費天承論詩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然而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圓畫規。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

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瀾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宋景濂答張秀才書

以上三條。論讀詩之法。詩者學人之餘事。專治

而欲精之。不必也。𠡠欲精之。此其科律矣。朱子

初年。胡澹菴以詩人薦。朱子雅不喜之。而其詩

實非南宋諸家所及。不可思其所自來乎。

或問於朱子曰。要看文以資益筆勢。助發義理。何者

爲要。朱子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說將去。

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有結構。若歐曾。卻各有一箇

科段矣。朱子語類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陽曾南

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

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同上

六經而下。近古而宏麗者。左邱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大家也。左氏如公孫劍器。盤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唾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雄而豪。如老將用兵。縱橫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華而整。方之武事。其遊騎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

雖諸家機局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絶技。凌約言論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呑吐馳驟。若千里之駒。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崱屴。若遊於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携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人物。照耀江左者。歐陽修之文也。

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
河而注之海者。蘇軾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
矣。其餘若董賈相如揚雄諸君子。才學炳然西京矣。
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石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
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苶而不能副焉。此諸
公文之大槪也。茅鹿門文評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
幽巖怪壑。鳥呌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
亭林沼。悉可圖畫。其奏劄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

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
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爲清渠。瀦爲池沼。子由如晴
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嫋娜而下。介甫如斷
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澤春漲。
雖漶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敘。乃特緊嚴。然諸家
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
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
醜圖矣。魏叔子論文

以上五條。論讀古文之法。古文以左馬爲開先。

而左氏已附於經。司馬已列於史。故今多就唐宋大家言之。善論古文者。莫如荊川鹿門諸公。然以朱子之說求之。不已得其大要哉。

從古未有止讀四書一經之賢士。亦未有止讀四書一經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識古今之典故。欲作經世名文。欲爲國家建大功業。則諸子中。有不可不閱之書。諸語錄中。有不可不閱之書。典制誌記中。有不可不閱之書。九流雜技中。有不可不閱之書。卽如制藝小技耳。唐荊山歸震川金正希輩。皆讀許多

書而後能作此可傳之制藝也雖然此數項中書甚繁多其當閱者豈淺學所能自知非請教於高明不能辨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

有當讀之書有當熟讀之書有當看之書有當再三細看之書有必當備以資查考之書書既有正有閏而正經之中有精麄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異故有五等分別也學者苟不分別當讀者何書當熟讀者何書當看者何書當熟看者何書則工夫緩急先後俱誤矣至於當備考究之書苟不備之則無以查考

學問知識何從而長哉。同上

以上二條皆言學者以博極羣書爲貴。葢因陋就簡。必非通儒。故述此以錞于申之。至其當讀何書。則已具見於前說矣。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性分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泯人之性。慢人之職。雖曰

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許魯齋語錄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陳白沙要語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悞并悞子弟亟

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卽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朱栢廬勸言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已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

至於異端邪說淫詞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
嚴距痛絶猶恐不及而況可貯之門內乎且凡書籍
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己有與穿窬
何異戒之戒之張楊園訓子語

當讀之書前已言之特詳此四條又舉其所不
當讀者蕃綺語背道雜學亂性邪正之分明斯
趨舍之途當知所法不可不知所戒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逆天悖理古人著書皆
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

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胡敬齋居業錄

久居杭者。始能言西湖之勝。久居蜀者。始能言峩眉之佳。以其身經親歷。故言之詳悉無誤也。五經四子之書。洞其理而詳其曲折者。世雖未嘗絕人。然亦不能常有。今之著講章者。不特聖賢眞實之理。未嘗夢見。卽三代典故。千百中不知一二。又前代諸儒錯誤處。並不考正補註。俱從依樣葫蘆中。抄集浮言。已屬可笑。至將作文波瀾點綴之法。裝成花草。以代切實

至理。更將搭題牽合之法。以解通章全旨。不自知陋劣。今日出一部。明日出一部。正如未至於杭而談西湖之勝。未至於蜀而談峩眉之佳。但可欺不知者。安能欺有識者。噫。後學何辜而遭此塵坌之蒙蔽。荆棘之牽絆也。借用聖賢經書。以之沽名誆財。孔曾思孟。孰肯容之。天地鬼神。安肯宥之也。彼不自危。吾代爲之危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此因論讀書而及著書之道。葢著書之任。非下學所敢當。如果學成德立。隨事發明。必於世道

入心。有所裨益。其言切而且暢。乃爲得之。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朱子文集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朱子語類

此因論詩而及作詩之道近世談詩之家或主學問或主性靈或主氣格或主神韻雖亦各有所長而準之言志適懷究爲多事固當以朱子爲定論云

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儒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

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許魯齋文集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式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纔得荀子道性惡。又纔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纔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眞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眞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纔之語。許魯齋語錄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脉絡貫通。後世專意爲文。而理意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胡敬齋居業錄

凡論立意高。說理透。不爲元言奇語。而人自屈服者。爲上。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士子爲論。須依於忠厚。止於理義。可翻駁羣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辭。不可强詞奪理。宜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議論一出。關乎他人之人品。卽關乎自己之人品。不可不愼也。袁了凡論文

此因論讀文而及作文之道傳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未嘗不尙文也然必有道爲主而文以載之不然則周子所云虛車焉耳魯齋敬齋皆篤實之儒也其言當謹佩之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二程遺書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

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全志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朱子語類

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陳北溪集

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

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陳潛室文集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饒雙峯文集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薛敬軒道論

讀書作文須有根柢今士子徒誦幾篇坊刻時文又不能辨其美惡高下但以選者之丹黃爲趨舍浮詞塡胸千里一軌遇題目相近剽剟不讓公然相襲不復知有勦說雷同之禁也間或理致及典實題樣與所習相左則荒疎杜撰無一語中肯綮者何則理致精微非平日體認眞切熟於諸儒講說源流敷辭安能動洽理趣若典實題則或係禮樂名物井田學校制度之屬或稱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賢聖德行功業

之類。非畧覽易詩書春秋諸經。曉其故實事跡。但就時文中摟摘應副。甫脫口而謬戾不可勝言矣。今將責士子淹該經史。驟未易至。若沉潛經書。使先儒理解融會通貫。自是諸生分內事。至於他經。即不能盡究其全。固當畧涉其趣。隨其天資分量。左右采獲。積累既多。造意措詞。亦自畧有本末。而坐進淹茂矣。李安溪榕村別集

以上七條。皆論科舉之學。近世之士。間以敬業爲言。大抵以爲舉子業耳。不知此特一端。不足

云全體也。由諸儒之說思之。則本同末異。此重彼輕。得其道則不相妨。失其道則無所益。夫亦愈知敬業之有在矣。